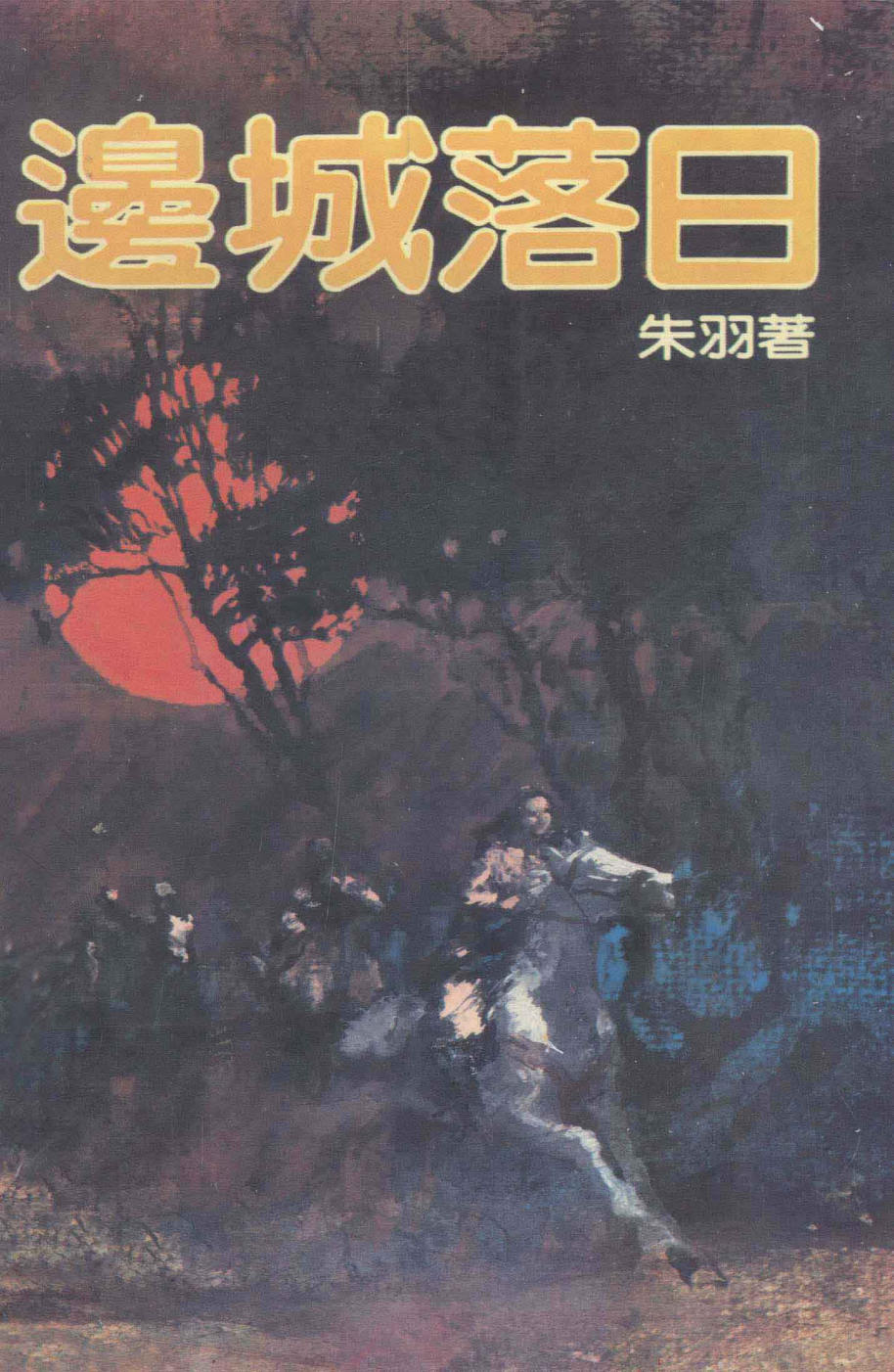
邊城落日

朱羽著



皇冠
CROWN
〈註冊商標第173155號〉

皇冠叢書第1158種

邊城落日

朱羽 著

發行人：平鑫濤
出版者：皇冠出版社
台北市敦化北路120巷50號
電話：7168888
郵撥帳號0010426—9
登記證：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

總編輯：陳蝶華
編輯：楊雪嬌・崔玉珍
美術設計：黃泠泠・李純慧
校對：劉秋娥・鮑秀珍

印刷者：皇冠印刷有限公司
台北市基隆路2段55號
電話：7071139

初版：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八月
著作權及版權所有・盜印必究

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社

邊城落日

朱羽著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

世界上沒有永遠不落的太陽，江湖上沒有永遠不輸的強人。

1

秋高，日落，歸化城。

城內最負盛名的飯莊子『麥香村』門前高挑的三盞油紙燈籠剛剛點亮，一隊快馬如風馳電掣般衝到了門前。正在點燃燈籠的小夥計差點被嚇得從高腳方凳上摔下來。

這一隊快馬共有十一騎，爲首一匹通體雪白，拖著一條烏黑油亮的尾巴，是駿馬最爲難求的名品『雪裏拖搶』；另外十騎都是毛色相同的黃膘馬。這十一騎都是西公旗所產的蒙古種名駒；

腿長膘輕，鬃毛蓬飛，耐力夠，速度驚人。在邊塞，是最佳的交通工具。

領隊的人是個三十來歲的健壯漢子，騎著那匹揚蹄飛鬃的『雪裏拖槍』更顯得威風凛凛。在歸化城，連三歲小童都認識他是警騎隊隊長鐵君石。警騎隊是屬於綏遠省保安總隊的一支特別行動隊伍。在那年頭，對於邊塞地區竄流的散匪、悍民、爲非作歹之徒，具有相當威力的打擊作用。後面跟著的那十個漢子年齡也都沒有超過三十歲，一個個虎背熊腰，魁梧壯健。這是經過千挑百選再經過嚴格訓練的『鐵石支隊』；這支精悍的隊伍出動，必然是發生了什麼嚴重的事故。

『麥香村』飯莊子是幢二層樓房，在歸化城的舊城。樓下是散座大堂，樓上則是用屏風略作間隔的所謂雅廂。鐵君石勒馬停蹄，翻身下馬，向他的手下打了一個手勢，就像一陣狂飈似地捲上了飯莊子的二樓。看架勢，他絕不是來赴宴的。

二樓燈火明亮，有好幾座屏風已經挪到一邊去了，四張大八仙桌拼在一起，上面鋪了大張的白宣，有人在磨墨，也有人在洗筆，好像要書寫什麼告示之類的東西。

除了這兩個磨墨洗筆的人之外，另外還有四個人。一個五十來歲，身材略顯肥胖的中年人，他也是歸化城的名人；七道溝曹家堡的主人曹順通。是皮貨王，是騾馬王，是——凡是與金錢財富扯得上的都和他扯得上；民間對他恭順，官方對他照拂，反正他在歸化城是個相當兜得轉的大人物。還有一個是歸化城的財神——城西『如意錢莊』的掌櫃錢鏡如；儘管別人對他都要畢恭畢敬，而他在曹順通的面前却變成了一隻逗人一樂的小哈巴狗。另外兩個則是飯莊子的店東麥老三和內管事老哈。

愁眉深鎖的曹順通一見鐵君石就幾個大步衝了過去，像見到救星似地說：『哎呀！我的鐵隊長，您可來啦！』

雖然面對一個財勢壓人的富家，鐵君石的反應却相當冷：『怎麼？我還來慢了麼？』

他一個大步搶到八仙桌前，緊揑的拳頭在雪白的宣紙上一壓，詞色却變得更冷了：『曹堡主，我叫你畫的曹家堡地形圖，怎麼到現在還是一張白紙？』

飯莊子店東麥老三是個打圓場的好手，連忙挿了進來：『我知道鐵隊長是個急性子，可是連皇帝也不差餓兵，先讓弟兄們吃飽了酒飯再說——老哈！鐵隊長喜歡吃的幾樣小菜都教灶上準備了嗎？』

老哈剛要接嘴，鐵君石的大手一揚就將老哈的話給堵回去了。

『三爺！不是我性子急，而是三十多條性命在那幾個王八羔子手裏隨時都會出差錯。』鐵君石將兩道令人發寒的目光盯在曹順通的臉上：『曹大爺！沒有您堡上的地形圖，我是沒法子行動的。』

『鐵——鐵隊長！』這個一向對人頤指氣使的大富家，在這年輕小伙子面前竟然囁嚅起來：『您——您——您想硬幹？』

『硬幹？』鐵君石的肚子裏像是吞進了十斤火藥，一開口就要爆：『你這話是什麼意思？我是警騎隊隊長，遇上了强盜土匪除了硬幹之外還有啥辦法？難道教我去跪在他們面前，喊他們爺爺，讓他們用帶刺的馬靴踢我的屁股？』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

『鐵隊長！』錢莊店東錢鏡如找到恰當的時機插上了口：『您在地方上的名聲那是沒話說的，除暴安良，奮不顧身。不過——不過——曹爺的意思是——花錢消災，照他們的意思打發——如果——如果事後您能把那筆錢再追回來，他也半個子兒不索回，一半用來犒賞辛苦的弟兄，一半用來買鎗火，充實地方上的治安實力——鐵隊長，您得體諒曹爺的心情。』

情勢似乎稍微緩和，鐵君石的語氣也柔和了一些：『錢掌櫃，那幾個王八羔子勒索多少錢？』

『數目是不小，票子大頭全不要，只要黃金，要二千兩，不過——不過，經過我一番張羅，這個數目我還能湊得出來。』錢鏡如頗有些好大喜功的味道。

『錢掌櫃，你以爲把一大堆黃橙橙的金塊、金條送到那幾個王八羔子的手裏，我們曹堡主的嬌妻美妾，少爺千金，管事帳房，僕人傭婦，三十幾條性命就可安然無事麼？』

『唉！盜也有道，』錢鏡如兩眼瞪得溜圓，就活像兩枚衷大頭。『他們不是說，拿到了錢就撤腿走人，保證肉票毫毛不傷麼？』

『呸！』鐵君石肚子裏的火藥突然又爆了開來：『盜也有道？你跟那幫王八羔子打過幾次交道？他們提出的條件你弄清楚了嗎？你是開錢莊的，只記得黃金二千兩的贖金，後半段下文你都沒留意嗎？贖金到手之後，他們撤腿走人，可是他們還要帶走曹大爺四個千金少爺，遠走五十里放回一個，三百里方圓之內不准有咱們警騎隊的一匹馬在走動。錢掌櫃，就算那幾個王八羔子守信用好了，如今是什麼天氣？如果曹家少爺、小姐凍著了，餓著了，或者在滾滾黃沙中迷失了路

途，這二千兩黃金的贖金豈不是花得毫無價值？那時候，曹大堡主是不是又要怪我們警騎隊辦事無能？』

這一陣子鞭炮放過之後，全場鴉雀無聲，只聽到曹順通一陣陣重濁的喘吁之聲。

飯莊子店東麥老三和鐵君石的交情不惡，因爲鐵君石最喜歡『麥香村』的羊肉泡饃，他經常是這家飯莊子的座上客。麥老三瞭解鐵君石對食物的喜好，也同樣瞭解這位年輕鐵漢的硬骨頭和臭脾氣。此刻，他很想爲曹順通打個圓場，但他又以生意人慣有的謹愼態度使自己緊閉了嘴巴。

曹順通脹紅著脖子，半晌，終於找到了救星，從身上掏出一封信來。

『對了！鐵隊長，』曹順通的語氣竟然也不再囁嚅了：『這是毛總隊長給您的便函，叫我帶給您，我心頭一急，竟然忘了！』

信封上印著『綏遠省保安總隊』的銜頭，『請交鐵隊長君石老弟親拆』幾個字也的確是毛子雲的親筆。鐵君石接過拆開，只見便箋上簡略地寫道：

『君石老弟：關於曹家堡擄人勒贖一案，希與當事人密切配合，一切以救人爲上。如何之處，尚希權衡。』

寥寥數語，却有强烈的暗示：叫鐵君石別逞强，免得惹麻煩。當然，曹家堡的人質不得受到傷害，否則，鐵君石還是要負責任。對於這種官腔官調，鐵君石聽得多了，他幾乎毫無反應地將信箋揷回信封，揣進了懷中。

『曹大爺！』鐵君石的態度比先前溫和了一些，不過，措詞仍然是相當嚴峻的：『希望你弄

清楚彼此的立場：匪徒潛進曹家堡，控制了你的家人，向你勒索鉅金，是一回事；我奉命辦理此案，捉拿悍匪，解救人質又是另一回事。我是警騎隊隊長，不是給你送贖金和匪徒談判的跑腿小跟班。老實告訴你，我絕對不和匪徒妥協——』

『可是，毛總隊長的手諭——』曹順通搬出了鐵君石的上司。

『總隊長的信看過了，他教我自行權衡，老實告訴你，我是辦理這件案子的負責人，誰也不能勉强我怎麼做。』鐵君石銳利的目光向那兩個磨墨整筆的人一掃，『請你在一個鐘頭之內把曹家堡內外的地形圖詳細畫出來，最好連一道門都不要遺漏。有你這張圖，我在採取行動的時候可以方便一些，也可能減少人員的傷亡。如果你堅持不畫這張圖，我也照樣行動，如果加重了人員的傷亡，是咱們警騎隊的人，咱們活該；如果傷亡的是你的人，你也別埋怨誰。』

鐵君石說完了掉頭就向樓梯口走去。

老哈連忙將他攔住：『鐵隊長，您別忙走，我教灶上立刻爲您——』

『老哈！』鐵君石親切地拍打著對方寬闊的肩頭。『今天不打擾你，我跟弟兄們在「古豐軒」，等他們把地形圖畫好了，麻煩你跑過來告訴我一聲——曹大爺，我只等你一個鐘頭——對了！麥三爺！那兩位畫圖的老哥事後不許離開，招待酒飯，多少錢到隊上來收。』

鐵君石下了樓，緊接著，石板大街上響起了一陣奔雷般的蹄聲。

曹順通苦笑著說：『咱們趕緊來繪地形圖吧！這小子跟他的姓一樣，眞是硬得像鐵。』

2

『古豐軒』飯莊也是歸化城內有名的，規模很大。才不過半個鐘頭，鐵君石所帶領的這一支『鐵石支隊』已經飽餐『戰飯』。菜飯很豐富，不沾一滴酒。這是鐵君石的鐵律，在出任務的時候，絕對不准他的弟兄沾一滴酒。

警騎隊共有一百三十多個隊員，却要負責三百里方圓地區的治安。那年頭，散匪流竄，出沒無常，擄人勒贖、打家刼舍的案子經常發生，使得警騎隊疲於奔命。鐵君石上任兩年，在深入了解情況之後，挑選精英，成立了『鐵石支隊』，下決心不讓匪徒勒贖的陰謀得逞，免得匪徒食髓知味，一來再來；也因此切斷匪徒的財源，使他們喪失生存的條件。立意甚佳，行之却難，在近一年當中，有成功的，有失敗的，鐵君石是毀譽參半。不過，近半年來，這種案子已經沒有再發生了。

正當鐵君石暗自慶幸自己的策略奏效時，曹家堡的案子發生了。當時正當太陽偏西，將近黃昏，曹順通本人還在城內。匪徒大約有七八個人，都有槍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捲進了曹家堡，堡內本來也有武力，不知道爲什麼在未發一槍的情況下就受制於人。勒贖的條件很快就送到了曹順通的手裏，時限定在凌晨四時之前，匪徒所選擇的撤退時間是非常高明的。

弟兄們正在喝着濃醲的熱茶，等待『頭頭』的命令；而鐵君石的眉頭却是緊緊皺着的。到目

前爲止，那幫盤據曹家堡匪徒的情況他所知不多。如果曹順通拿出合作的誠意，將堡內的地形圖詳細畫出來，他也許有一半以上的成功機會；如果曹順通不合作的話，他成功的機會不及兩成。時間在一分一秒地溜過，而鐵君石的心情也愈來愈沉重了。

突然，他的眼前一亮。在他的面前出現了一個穿著光鮮的女人；很成熟、很明艷，却很難一眼看出她的年齡。她站在門口略一張望，就朝鐵君石面前走去。

『鐵隊長？』口氣略帶疑問，顯然她以前沒見過鐵君石。

『您是——？』鐵君石很客氣地站了起來。

『我姓蘇，是新城「錦華綢緞莊」的內掌櫃，』她那雙嫵媚的眼珠子綻放出智慧的光芒，左右一瞟，嗓門壓低了：『鐵隊長，能換個清靜的地方談談嗎？』

鐵君石一夥人本來坐在大堂裏，他此刻略一猶豫，就站了起來。在大堂的後進有四個雅廂房間，他留意到有兩間是空着的，就選了一間走了進去。小夥計眼尖，立刻殷勤地泡了一壺茶送進來。

『曹家堡出事了？』她輕聲地揭開了話題。

『一個女人家幹嘛關心這種事？』鐵君石銳利的目光盯在她的臉上。

『這是每一個人都該關心的事，』她的語氣顯露了她那剛勁的性格。『匪徒的行爲威脅到地方上每一個人的生命財產，不是嗎？』

鐵君石只得點點頭，他沒法子駁倒對方的話。

『我知道鐵隊長會採取强硬的手段，如果匪徒開槍反抗怎麼辦？』

『那只有硬拚一場。』

『我眞希望你們能把那幫子沒心沒肝的人殺個精光，可是——可是，我又希望你能逮住一兩個活口。』

鐵君石心裏想問爲什麼，嘴上却沒有說出來。他目光眨也不眨地盯着她那張秀氣而又嫵媚的臉蛋，似乎想一眼穿透她的心。

『鐵隊長，對您，我不敢說什麼冒失的話——』她遲疑着，似乎在斟酌措詞。『如果——如果您能逮住一兩個活口的話，我——願意捐一筆錢，給隊上添購槍火。』

『爲什麼呢？』鐵君石的疑問終於衝口而出。

她抿抿嘴，偏着頭，似乎一時難作解釋。就在這時，鐵君石突然發現雅廂雕花的門扉閃動了一下。

『誰？』鐵君石喝問。同時，人已離座衝了過去。

縱出雅廂，鐵君石發現一個瘦小的黑衣漢子正快步穿過大堂向門口逸去。

『站住！』鐵君石一面大聲喝斥，一面拔出了腰間的快慢機。

瘦小的黑衣漢子驀然回頭，手中也有了一枝槍，死冷冷的槍口正瞄着鐵君石。

就在這一瞬間，砰然巨響，發出了槍聲怒吼，開槍的不是鐵君石，而是他一個弟兄。瘦小黑衣漢子中槍倒地，那位弟兄的槍法奇準，正中對方的腦門，倒地之後連動都沒有動一下就氣絕了。鐵君石頗爲懊惱地跺了跺腳，他也無法去埋怨那位弟兄，在那種生死一髮的瞬間，射擊的部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